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九十八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七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一百二十九

王友直

李寶

成閔

趙密

劉子羽

呂祉

胡世將

鄭剛中

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年十二隨父游諳兵法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友直結豪

傑志恢復謂其衆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
迺矯制自擬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餘擬官有
差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爲十三軍軍置都
統制提舉提點提轄訓練統之九月戊子進攻大名一
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乃與王任馮穀張昇
牛汝霖列奏于朝欲領衆南歸時金人尚在揚州久不
報友直將由壽春涉淮而濟道拜勅書勉以率衆擣敵
腹心倚角應援除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

天平軍節度使馮穀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張昇
右朝奉大夫直秘閣牛汝霖通直郎直秘閣職任各從
舊得便宜行事時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旋與敵遇相
拒淮北敵兵來益衆友直即率所部渡淮既而審金主
亮已斃所遇乃歸師悔不襲擊之高宗視師江上見于
金陵賜金帶章服錫賚及二子友直耻前功不遂自陳
改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隸鎮江都統司越四月
詔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方接戰友直張一旗大書宋

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徑背敵陣因其輜
重扼歸道橋左右枕水張子蓋知友直已乘敵後麾軍
進擊敵潰走盡溺死圍遂解轉宜州觀察使孝宗受禪
友直與統制宋寧數出奇轉戰張浚都督江淮一見喜
之辟建康前軍統制隆興二年九月金人犯邊宣諭使
王之望命以前軍戍昭關友直不踰時即行他軍同戍
者敵至輒退保和州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黃山鼓柝
相聞益整暇自持乾道元年移鎮江御前諸軍統制俄

改步軍左司統制兼左驍衛上將軍初淮北之戰友直
母子相失至是訪得之乃與其妻李攜二女自淮而還
錫予加厚又明年除御前諸軍統制請祠手詔慰勞四
年繇京口入覲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司公
事遷侍衛親步軍都指揮使朝廷議遣馬步二司移屯
重地丞相虞允文欲先發步司友直請以馬司先及馬
帥李顯忠屯金陵友直奏馬軍道途轉徙困斃已甚有
旨免移步司八年轉承宣使旋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淳

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閱于茅灘
鎧仗精明號令閑肅明年進殿前指揮使賜第中都賜
田平江燕射咸預晚節宴安軍政稍失律授宣州觀察
使尋罷宮觀徙居信州以郊祀恩內徙三奉祠復武寧
軍承宣使卒年六十一追復節度使贈檢校少保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淮
浙姦民倪詢梁簡等教金造舟且爲鄉導金使蘇保衡
造舟于潞河明年以保衡爲統軍將繇海道襲浙江謀

聞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
且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懾是必能事者廼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捍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
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亦
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賜寶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
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謂曰汝爲潛
伺敵動靜虛實毋誤公佐受命即與將官邊士寧偕往

寶將啟行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
敢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
可收寶忼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寶心如鐵石
不變矣酌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
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
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趣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
濤如山寶神色不爲動風少殺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
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劔畫地令曰

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以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如王世修輩各署旗集義勇爭應援多者數萬人寶列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畀勝與俱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

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中
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海波
騰躍敵大驚掣碇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
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焰旋
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
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餘所謂簽軍盡中原舊民皆
登島垠脫甲歸命以故不殺然倉卒舟不獲艤溺死甚
衆俘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嘉努等六人禽

倪詢等上於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寶將乘勢席卷公佐切諫以爲金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得遠失近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視緩急爲表裏援遣曹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將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

之死未可期錢唐之危可憂也寶之功亦大矣寶戰具
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克敵弓弩俾所司爲式製
之卒贈檢校少保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劉韜爲真定帥募勇士捍
金兵閔在麾下高宗即位閔領數百騎至揚州會上南
渡韓世忠追苗傅及襲烏珠討范汝爲閔皆在戎行又
以力戰却敵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從世忠入見
世忠指閔曰臣在南京自謂天下當先使當時見此人

亦避一頭矣上嘉歎勞勉旋以取海州功擢磁州團練使召見賜袍帶錦帛加贈玉束帶時方與金盟世忠罷兵入爲樞密使詔進閔棣州防禦使殿前遊奕軍統制歷遷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尋丁母憂詔起復贈其母鄭國夫人金主亮將敗盟詔閔提禁旅三萬鎮武昌命湖北守漕創砦屋三萬間以待之發折帛米錢茶引共百四十餘萬緡義倉和糶米六十三萬石備軍用仍賜金器劔甲臨遣之閔至鄂未

幾進屯應城縣八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
馬九月兼京西河北招討使十一月詔回援淮西閔喜
於得歸冒雨兼程趨建康士卒多道死朝廷所給犒師
物奄歸已不及士卒士卒有怨言閔斬之未幾除淮東
制置使駐鎮江既而言者論諸軍皆聚鎮江恐出敵不
意擣上流於是詔閔發鄂州張成華旺軍回駐鄂亮死
閔引兵渡江趨揚州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閔列兵
南岸軍士喏聲相聞金人笑之曰寄聲成太尉有勤護

送時敵氣已奪日虞王師之至委棄戈甲粟米山積諸
軍多仰以給惟閔軍多浙人素不食粟死者甚衆閔至
泗州奏已克復淮東尋入朝凡侍從卿監閣門內侍皆
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猶超拜太尉主管殿前司公
事尋復爲御史論列罷太尉婺州居住奪慶遠節乾道
初聽自便歸湖州尋詔復節都統鎮江諸軍九年請祠
致仕治園第于平江淳熙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儀
同三司子十一人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崇政殿授河北隊將戍燕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檄統先鋒援京師建炎元年從張俊討任城寇李昱俊輕騎先行遇伏密奔射斃數人乃脫擢閣門祇候俊置靖勝軍以密統之平賊董青趙萬徐明等累功轉武節郎左軍統領金兵陷揚州士民隨乘輿渡江衆數萬密露立水濱麾舟濟之苗傅之變破赤心軍于臨平金人犯明州俊遣密及楊沂中與殊死戰敗之進武功大夫陞統制紹興元

年李成馬進擾江淮俊復遣密大破之成進皆北遁賜
金帶轉親衛大夫康州刺史總管涇原馬步軍平張奔
蕩尋詔入衛十年金犯亳宿從俊營合肥出西路時水
潦暴漲涉六晝夜始達宿與敵遇敗之明年敵分兵犯
滁濠密進擊之且命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縣伏篁
竹間敵疑宵遁密乃引兵出六丈河斷其歸路又敗之
進中衛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尋拜宜州觀察使
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海寇朱明暴

橫密授張守忠方畧曰海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
策之善要在拊定之耳守忠用其計明降進定江軍承
宣使宗信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
明年領殿前都指揮使獻本軍酒坊六十六所積錢十
萬緡銀五萬兩助軍用詔獎之上疏告老以萬壽觀使
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保致仕俄報金復犯淮詔密再
爲殿前都指揮使初敵聲言航海朝論選從官視舟師
撤禁旅防守密不爲動迄如所料和議成罷爲醴泉使

乾道元年九月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劉子羽字彥修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韜之長子也
宣和末韜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
賊入主太府太僕簿遷衛尉丞韜守真定子羽辟從會
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
直祕閣京城不守韜死之既免喪除祕閣脩撰知池州
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改集英殿
脩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

三年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
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
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俊瓊及劉光世
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
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
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
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
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

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
誅浚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
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
徽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
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
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
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
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

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
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
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
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
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
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
補前愆而贖後咎柰何乃爲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
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卽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

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
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
有備引去明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浚移治
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
之明年玠以秦鳳經畧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
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二鎮病之玠彥皆
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畧使兼
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除寶文閣

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
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
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
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
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
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
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
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

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於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自金人入梁洋四蜀復大震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薩里罕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旗招子羽子

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爲我詔兵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不繼又腹背爲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如此浚雖劔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

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爲言者所論責授單州
團練副使泉州安置新除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爲裨
將未知名子羽獨竒之言於浚浚與語大悅使盡護諸
將至是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
便明年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還朝議合兵大
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以集英殿脩撰知鄂州未
幾權都督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同撫
諭川陝時吳玠屢言軍前乏糧故令子羽見玠諭指且

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併察邊備虛實以間時五年冬也明年秋與彥詩同還朝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安撫使劉光世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以其兵屬子羽子羽辭乃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淮西酈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趙鼎曰章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樞密使張浚薦子羽復元官知鎮江府兼

沿江安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
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
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
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臯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
遣使議和復徽猷閣待制秦檜諷諫官論罷之復提舉
太平觀十六年卒子珙自有傳吏部郎朱松以子熹託
子羽子羽與弟子翬薦教之異時卒爲大儒云

呂祉字安老建州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二年

爲右正言以論事忤執政通判明州紹興元年盜起湖
南北爲荆湖提刑祉既至招捕有方踰年盜平進直秘
閣尋召赴行在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將出師辟祉議軍
事除直徽猷閣充參議官辭不行三年陞直龍圖閣知
建康府祉到官與通判府事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
充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畧謂立國於東
南者當聯絡淮甸荆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移蹕江
上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四年冬金人攻淮江左

戒嚴獨韓世忠統銳卒在高郵金既陷漣水破山陽盱
眙遂犯承州祉上章言宜遣兵爲世忠援既而援兵不
至世忠退保鎮江祉再上言置江北於度外非命帥宣
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心唯當急遣諸將且乞親御
六師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車
駕至平江金人退師五年召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文字尋除兵部侍郎兼戶部侍郎給事中六年遷刑部
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俄遷吏部侍郎劉豫分道入寇

時車駕駐平江或請回臨安且令守江防海社獨抗言
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不可遽退以示弱劉麟衆十萬已
次濠壽劉光世在合肥欲移屯太平州軍已行乃命社
馳往軍前督其還七年遷兵部尚書陞督府參謀軍事
往淮西撫諭諸軍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之乃命
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又以統制官酈瓊
爲之副瓊與德素不協社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
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八月復命社

往廬州節制之社至廬州瓊等復訟德社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亦闊畧况此小嫌乎當力爲諸公辨之保無他慮瓊等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怨怒會朝廷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置司盱眙楊存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置司廬州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

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社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友死之瓊遂率金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社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語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十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

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云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范汝爲寇閩以世將爲監察御史福建路撫諭使入境韓世忠已平賊遷尚書右司員外郎又遷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兼脩政局坐言者落職奉祠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入爲禮部侍郎改刑部出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屬建昌兵變殺守卒嬰城

以叛世將以便宜發兵討平之除兵部侍郎復知鎮江
未幾召爲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復遷兵部侍郎尋
以樞密直學士出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宣
撫吳玠以軍無糧奏請踵至世將既被命入境約玠會
議蜀之饟運遡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
般摺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紹興九年玠卒以世
將爲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關陝初復朝廷分軍移
屯熙秦廊延諸道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

震蜀兵既分聲援幾絕乃遣大將吳璘田晟出鳳翔郭
浩出奉天楊政由赤谷歸河池不數日璘捷于石壁及
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詔除
端明殿學士十一年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
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兵威稍振未幾瘍發於
首除資政殿學士致仕恩數視簽書樞密院事卒年五
十八命有司給葬事

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爲監察

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于朝檜主和議剛

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金歸侵

疆檜遣剛中爲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復遣

剛中爲川陝宣諭使諭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

使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

中力爭不從又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堅

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烏珠遣人力求和尚原剛中

恐敗和好以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不係吳玠地分於

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朝廷命剛中去陝字
爲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畧宣撫司舊在綿
閬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
州在潭毒關內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
是省費百萬剛中始至即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
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即聽命
都統每入謁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璘陞檢校少師來謝
語閬吏乞講釣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

儻變常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奏蠲四川雜征又請減

成都府路對糴及宣撫司激賞錢時剛中於階成二州

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先是川口

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

浩屯金州皆建帥節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

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剛中

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劔州大安軍

七郡爲東路治興元命政爲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隴

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命璘爲安撫而命浩爲金房開
達州安撫諸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從之弛夔路酒禁復
利州錢監爲紹興監時軍已罷移屯內郡剛中言逐路
各有漕司都漕宜罷從之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令侍
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
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
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
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青桂陽軍居

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論曰自紹興和議成材武善謀之士無所用其力若王友直之矯制起兵李寶之立功膠西成閔趙密皆足以斬將搴旗劉子羽轉戰屢勝呂祉不從劉豫胡世將鄭剛中威震巴蜀皆中道以歿是以知宋不克興復也

宋史卷三百七十

謹案卷三百六十九第一頁前八行政和七年刊
本和訛利據監本改

第四頁後七行殺傷大當按大當疑有訛

第十頁前五行子正刊本複衍正字據監本刪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從世忠追至臨平與戰按世
忠傳賊既遁世宗自衢信追至漁梁驛擒之此
云追至臨平疑有訛

第三十三頁後三行著海之功按子益傳著海當

作海州

卷三百七十第九頁後四行獻本軍酒坊六十六

刊本坊記方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臚錄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九十九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白時中

徐處仁

馮澥

王倫

宇文虛中 湯思退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為吏部侍郎坐
事降秩知鄆州已而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

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除特進太宰兼門下封崇國公
進慶國始時中嘗為春官詔令編類天下所奏祥瑞其
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記及
贊及為太宰表賀翔鶴霞光等事園丘禮成上言休氣
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祕書省時燕山日告危急而時
中恬不為慮金人入攻京城脩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
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目擊守城之事吾輩豈知首
尾邪欽宗即位召大臣決策守京師問誰可將者李綱

言朝廷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時中
輩雖書生然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
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乎綱曰陛下儻使臣當以死報於
是以綱為右丞充守禦使時中尋罷為觀文殿學士中
太一宮使御史劾時中孱懦不才詔落職未幾卒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中進士甲科為永州
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
反知濟州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處仁

以旱蝗對問邑有盜賊乎曰有之上謂處仁不欺除宗
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
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日
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為宜擢監察御史遷殿中右正
言給事中攝開封府裁決如流囚繫常空進戶部尚書
繼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丁母憂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
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
曰此令一傳則商賈弗行而積藏者弗出名為平價適

以增之轉運使阿貫意劾其格德音倡異論侵辱使者
詔處仁赴闕尋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久之以顯謨閣
直學士知潁昌府民有得罪宮掖者雖赦不原處仁為
奏上童貫乘是擠之奪職提舉鴻慶宮復延康殿學士
知汝州再奉鴻慶祠知徐州召為醴泉觀使徽宗訪以
天下事處仁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
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
圖者上曰非卿不聞此言明日除侍讀進讀罷理前語

處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為出節浮費罷橫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為不裕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南都方臘為亂處仁亟見留守薛昂為畫守戰之策因語昂曰睢陽蔽遮江淮乃國家受命之地脫有非常吾助君死守語聞於朝起為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尹前尹王革慘而怯盜無

輕重悉抵死小有警輒閉城以兵自衛處仁至即大開
城門撤牙內甲兵人情遂安徽宗賜手詔曰金人雖約
和然一時權宜究不可恃有當行事以聞處仁上備邊
御敵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為寶籙宮使特陞大學士
舊制大觀文非宰相不除前二府得除自處仁始欽宗
即位金人至京師處仁儲糧列備合銳兵萬人勤王奏
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朝廷適下親征詔書以李
綱為行營使即移書綱言備禦方畧金人請和而歸處

仁奏宜伏兵濬滑擊其半濟必可成功召為中書侍郎
入見欽宗問割三鎮處仁言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
之潛藩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
門下侍郎童貫部勝捷軍衛徽宗東巡貫既貶軍士有
惡言徽宗將還都人洵懼或請為備處仁曰陛下仁孝
思奉晨昏屬車西遷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妄言
臣請身任之乃以處仁為扈駕禮儀使統禁旅從出郊
迎二聖還宮部伍肅然初處仁為右丞言六曹長貳皆

異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所可否悉稟命朝廷夫
人才力不容頓異豈有前不能決一職而後可共政者
乎乞詔自今尚書侍郎不得輒以事諉上有條以條決
之有例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決不能決乃申尚
書省會處仁以憂去不果行及當國卒奏行之聶山為
戶部尚書兼開封尹庫有美珠山密語寧德宮宦者用
特旨取之處仁奏陛下鑒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為
道君太上皇后壽誠細故且美事然此端一開則前日

應奉之徒復縱臣為陛下惜之乃抵主藏吏罪處仁言
論初與吳敏李綱合尋亦有異議嘗與敏爭事擲筆中
敏面鼻額為黑唐恪耿南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
位諷言者論之與敏俱罷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為中
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高宗即位起為大
名尹北道都總管卒于郡處仁在宣和間數請寬民力
以弭盜賊尹大名以剛廉稱及為首相無大建明方進
言以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皆由聖德儉勤致有天人

助种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為防秋計處仁謂
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仁
在圍城中都人指為姦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侍
郎

馮澥字長源普州安岳人父山熙寧末為祕書丞通判
梓州鄧綰薦為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
官終祠部郎中澥登進士第歷官入朝以言事再謫靖
康元年澥為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太原朝廷命李綱宣

撫兩河澥奏罷之金人要割三鎮高宗自康邸出使除
澥知樞密院事充副使不果行尋除尚書左丞金人犯
闕詔宗室郡王為報謝使澥與曹輔以樞密為副留金
營三日歸詔暫權門下侍郎欽宗詣金營澥扈從張邦
昌僭位與澥有舊取之歸以澥康邸舊臣命為奉迎使
為總領迎駕儀物使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州府
言者論澥嘗汙偽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政
殿學士致仕卒澥為文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

張庭堅以言事斥象州死妻子流離懈力振其家及入
諫省奏官其一子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鄒浩李綱
楊時君子少之

王倫字正道萃縣人文正公旦弟勗玄孫也家貧無行
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
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
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劔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
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

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臬以倫
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建炎元年選
能專對者使金問兩宮起居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
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
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
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通意由是兩宮
始知高宗已即位矣久之尼堪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
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

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尼甚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

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堪不答是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入使皆拘之紹興二年尼堪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臨安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脩撰主管萬壽觀官其二弟一姪時方用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永壽王誨繼至二人驕倨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驕倨少損遂拜詔訖事倫復請祠劉光世求倫參議軍

事辭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議倫陳進取之策不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訃至復以倫為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朱弁孫傅張叔夜家屬之在金國者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書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銜命則

祈請梓宮也豫脅取不已會迓者至渡河見達蘭於涿州具言豫邀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國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送倫等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已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初倫既見昌昌遣使偕倫入燕見金主亶首謝廢豫次致使指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遂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陵思謀

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至行在倫往來館中計事八年
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國知閤門事監公佐為之副
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倫辭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
既至金國金主亶為設宴三日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
左司郎中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偕倫來朝論以金使
肆嫚抗論甚喧多歸罪倫十一月倫至行在引疾請祠
不許趣赴內殿奏事時哲等驕倨受書之禮未定御史
中丞句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為使通

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其館受書以歸金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既又以倫為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

烏珠交割地界烏珠還燕五月倫自汴京赴金國議事
初烏珠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達蘭宗磐主謀割
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勿令踰境倫有
雲中故吏隸烏珠者潛告倫倫即遣介具言于朝乞為
備達蘭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十月倫始見
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
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知達蘭罪否倫對不知又問
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

金史卷之八十一
卷三十一
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既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十年金渝盟烏珠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為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

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汙以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六十一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詔贈通議大夫賜其家金千兩帛千匹子述與從兄遵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謚愍節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為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

舍人宣和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
將興燕雲之役引女真夾攻契丹以虛中為參議官虛
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
用兵之法必先計強弱策虛實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
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儲安危存亡係茲一
舉豈可輕議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自遭女真
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羈
縻封殖為我蕃籬而遠踰海外引富強之女真以為鄰

域女真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不可以
言說誘持卞莊兩鬪之計引兵踰境以百年怠惰之兵
當新銳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逐於血肉之林
臣恐中國之禍未有寧息之期也王黼大怒降集英殿
修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幹里
雅布尼堪分道入侵童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與虛中
及范訥等謀以赴闕稟議為遁歸之計以九月至汴京
是日報尼堪迫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

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奏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即命虛中草詔畧曰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覽詔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再拜泣下時守禦難其人欲召熙河帥姚古與秦鳳帥种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顧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弟宜以一

使名護其軍遂以虛中為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
虛中檄趣姚古師道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金騎至城
下放兵掠至鄭州為馬忠所敗遂收斂為一西路稍通
師道姚古及其他西兵並得達汴京虛中亦馳歸收合
散卒得東南兵二萬餘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統
領於汴河上從門外駐兵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西兵
俱潰金人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遣人奉
使辨劫營非朝廷意乃姚平仲擅興兵大臣皆不肯行

虛中承命即往都亭驛見金使王芮因持書復議和渡
濠橋道逢甲騎如水雲梯鵝洞蔽地冒鋒刃而進既至
敵營露坐風埃自已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久
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者語
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
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
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明日
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

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
皇祖陵在保州距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不
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劾以議和之
罪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
使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楊可
輔副之尋又以劉誨為通問使王貺為副明年春金人
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
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即受之與

韓昉輩俱掌詞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見而甚鄙之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太祖睿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為國師然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費財勞人遠征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遂詔福州存卹其家仍命其子師瑗添差本路輔運判官檜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

金皇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承旨如故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藐忽視之貴人達官徃徃積不平虛中嘗撰宮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惡之者擿其字以為謗訕由是媒孽成其罪遂告虛中謀反鞠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就焚死天為之晝晦淳熙間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肅愍賜廟仁勇且為置後是為紹節官至
簽書樞密院事開禧初加贈少保賜姓趙氏有文集行
于世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十五年以右從政郎授建
州政和縣令試博學宏詞科除祕書省正字自是登郎
曹貳中祕秉史筆二十五年繇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參大政先是秦檜當國惡直醜
正必不異和議不擿已過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

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卧内屬以後事
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
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
黨信用之二十六年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
射又二年進左僕射明年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
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
檜父子恩也遂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隆興元年符
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諫議大夫王大寶上章論之不報

金帥赫舍哩志寧遺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
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
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既行上戒勿許四郡仲賢
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
以忠義為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海泗思退遽
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副
之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其子棧入奏仲賢
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

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右僕射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邊備竄仲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之望大淵驛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

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既而金專
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
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
淮軍辭不行布薩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
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永州於是太學生張觀
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姦邪誤國招
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浚
以雪恥復讐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口實更勝迭

負思退之計迄行然終以不免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
商秦皆思退力也

論曰以白時中之孱佞徐處仁之姦細馮澥之邪枉湯
思退之巧詐而排楊時誤李綱異張浚其識趣可見矣
雖有小善何足算哉王倫雖以無行應使往來虎口屢
被拘留及金人脅之以官竟不受見迫而死悲夫較之
虛中即受其命為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貴者大有間
矣卒以輕肆譏諷覆其家族真不知義命者哉雖云寬

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讓之言益可愧哉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六千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朱倬

王綸

尹穡

王之望

徐俯

沈與求

翟汝文

王庶

辛炳

朱倬字漢章唐宰相敬則之後七世祖避地閩中為閩

縣人世學易入太學宣和五年登進士第調常州宜興簿金將犯邊居民求避地倬為具舟給食眾賴以濟未幾民告澇于郡郡檄倬考實乃除田租什九守怒不能奪張浚薦倬召對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諭使明橐再薦于朝時方以劉豫為憂倬因賜對策其必敗高宗大喜詔改合入官與丞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用張守薦除諸王府教授檜惡言兵倬論掩骼事又忤之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攝參謀有羣寇就擒屬倬鞫問獨

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獲寇二百坐死者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饑民剽食爾烏可盡繩以法悉除其罪不以徼賞吾其可愧大父乎通判南劔建寇阿魏衆數千劔鄰於建兵悞不可用倬重賞募卒擒獲境內迄平除知惠州陞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高宗記其言問卿久淹何所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目送之旬日間除國子監丞尋除浙西提舉且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為倬設也既對上曰卿以朕親擢

出為部使者使咸知內外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朕獨知
卿除右正言累遷中丞嘗言人主任以耳目非報怨任
氣之地必上合天心每上疏輒夙興露告若上帝鑒臨
奏疏凡數十如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覈軍食率焚稿
不傳知貢舉遷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右僕
射金兵犯江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深然
之又策敵三事上焉者為耕築計中焉者守備下則妄
意絕江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史浩虞允文王淮陳俊

卿劉珙之進用皆倬所薦也高宗自建康回鑾有內禪
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心不
自安屢求去詔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孝宗即位諫臣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明年致仕卒
復元職恤典如宰相贈特進孫著淳熙十四年登第仕
至吏部尚書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五年
進士第授平江府崑山縣主簿歷鎮江府婺州臨安府

教授權國子正時初建太學亡舊規憑吏省記吏緣為
姦綸釐正之其弊稍革遷勅令所刪定官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言孔門弟子與後世諸儒有功
斯文者皆得從祀先聖今闕庠序修禮樂宜以其式頒
諸郡縣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為監察御史
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綸且言智識淺昧不能
知綸由此罷去踰年知興國軍檜死召為起居舍人兼
崇政殿說書尋兼權禮部侍郎二十六年試中書舍人

高宗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詔命填委多
綸所草綸奏守臣裕民事乞毋拘五條從之兼侍講上
喜讀春秋左氏傳綸進講與上意合嘗同講讀官薦興
化軍鄭樵學行召對命官且給筆札錄其所著史兼直
學士院遷工部侍郎仍兼直院撰吳玠神道碑稱上旨
賜宸翰褒寵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
報沓至宰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率參知政事陳康伯同
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共白其事乞備禦已而綸病肺暍

告請祠上遣御醫診視且賜白金五百兩二十九年六月朝論欲遣大臣為之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為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一日急召使入金主御便殿惟一執政在焉連發數問綸條對金主不能屈九月還朝入見言隣國恭順和好皆陛下威德所致宰臣湯思退等皆賀然當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綸爾綸舊疾作力丐外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上解所御犀帶賜之明年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敵犯江綸

每以守禦利害驛聞上多從之三十一年八月卒贈左光祿大夫謚章敏無子以兄綽之子為後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興自北歸南紹興三十二年與陸游同為樞密院編修官權知院史浩同知王祖舜薦其博學有文召對稱旨二人並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北之士隆興元年除穡監察御史尋除右正言二年五月除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未幾而罷初符離師潰湯思退復相金帥移書索地詔侍從臺諫集議穡時

為監察御史以為國家事力未備宜與敵和惟增歲幣
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成既而慮仲賢出使為
金所脅又將遣王之望張浚極言其不可穡為右正言
懼和議弗就因劾浚跋扈未幾罷政後將割四郡再易
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敵分兵入寇上意中悔穡為
侍御史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牽引凡
二十餘人時方以和為急擢穡為諫議大夫敵勢浸張
遠近震動都督同都督相繼辭行上書者攻和議之失

且言稽專附大臣為鷹犬如張浚忠誠為國天下共知
稽不顧公議妄肆詆誹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
裏以成姦謀皆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
稽皆相繼廢黜先是胡銓力言主和非是大臣不悅命
銓與稽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為言者
所劾遂皆罷語在陳康伯傳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後寓居台州父綱登元符
進士第至通判徽州而卒之望初以陰補紹興八年登

進士第教授處州入為太學錄遷博士久之出知荆門
軍提舉湖南茶鹽改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尋改成都府
路計度轉運副使提舉四川茶馬朝臣薦其才名赴行
在除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午調
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事第括民質劑未稅者搜抉隱
匿得錢為緡四百六十八萬衆咸怨之後陞太府卿孝
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充川陝宣諭使先是敵帥合喜寇
鳳州之黃牛堡吳璘擊走之遂取秦州連復商陝原環

等十七郡敵以璘精兵皆在德順力攻之時陳康伯秉
政方議罷德順戍虞允文為宣諭使力爭不從上以手
札命璘退師之望既代允文宣諭使贊璘命諸將棄德
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還者僅七千人將領
所存無幾連營慟哭聲震原野上聞而悔之隆興初右
諫議大夫王大寶疏之望罪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未幾戶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權事
之望雅不欲戰請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

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有旨留中俄兼直學士院湯思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侍郎通問使尋議先遣小使覘敵召之望還之望首以守備不足恃為告上亟罷都督府以之望為淮西宣諭使甫拜命又擢右諫議大夫之望因上章極言廷臣執偏見為身謀乞明詔在庭平其心於議論之際時思退主

和議浚主恢復之望言似善實陰為思退地也既而視師江上金復犯邊遂上和戰二策且言措置守禦之備疏奏未達拜參知政事既入俄兼同知樞密院事敵兵交至濠楚守將或棄城遁上命湯思退督淮江師未行復令之望督視改同都督力辭不行會太學諸生上書上怒欲加罪之望救解之遂以參知政事勞師江淮之望先嘗貽書敵帥至是王抃使敵軍并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不預世為叔侄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

罷上聞敵即退令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
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
言者論罷為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天
台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賊王大老
捷聞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温州尋復罷六年冬卒之
望有文藝幹畧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
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
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焉

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國事授通直郎累
官至司門郎靖康中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部侍
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
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建炎初落致仕奉祠內侍鄭謨
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薦于高宗胡直孺在經筵汪藻在
翰苑迭薦之遂以俯為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
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考
之古今非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序而進願姑以所應

者命之昔元稹在長慶間擢知制誥真不忝矣緣其為
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論時
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實引之近亦傳俯與宦寺倡酬稱
其警策恐或者不知陛下得俯之由不報俱遂罷紹興
二年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三年遷翰林學士俄擢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宰相朱勝
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飛參政趙鼎
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帝不聽會劉光

世乞入奏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
固爭俯乃求去提舉洞霄宮九年知信州中丞王次翁
論其不理郡事予祠明年卒俯才俊與曾幾呂本中游
有詩集六卷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累遷
至明州通判以御史張守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上疏論
執政遷兵部員外郎自劾以為言苟不當不應得遷上
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上在會稽或勸幸饒信有急

則入閩與求以為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
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為相恐誤國事上不悅以直龍
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時軍儲窘乏措
置諸鎮屯田與求取古今屯田利害為集議二卷上之
詔付戶部省詳江西安撫知江州朱勝非未至而馬進
寇江州陷之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鎮太緩勝非
罷去時方多事百司稽違與求援元豐舊制請許臺諫
官彈奏上從之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

者將悉論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
皆視宰相出處為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
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呂頤浩再相御營統
制辛永宗樞密富直柔右司諫韓璜屢言其短與求劾
直柔附會永宗兄弟為致身之資上遂出永宗而璜直
柔亦相繼罷黜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
兵與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
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

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修兵政助成中興之
勢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繒帛方物為獻上已分乞
六宮與求奏今為何時而有此時已暮疏入上命追取
斥還內侍馮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
便門與求劾益專恣請治其罪謀報劉豫在淮陽造舟
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使賊舟至此則入
吾腹心之地臣聞海舟自京東入瀾必由秦州石港通
州料角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

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渚險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
運宜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錢糧而存養之
以備緩急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進發宣和間
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與求奏曰陛下儉侷大禹今
康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之
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
自敵已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勅每曰汝不識
沈中丞邪移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遂出為

荆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引疾丐祠許之四年出知鎮

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政

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之

曰今日親征皆由聖斷上意決親征書車攻詩以賜之

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已通和今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

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因奏諸將分

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取問道乘

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上曰當如此措置五年兼權

知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其營田利害事乞送尚書省有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歎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出知明州七年上在平江召見除同知樞密院事從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薨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忠敏

翟汝文字公巽潤州丹陽人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

十年擢議禮局編修官召對徽宗嘉之除祕書郎三館
士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啟上述三代禮
樂而師秦漢之侈心非所願也責監宿州稅久之召除
著作郎遷起居郎皇太子就傅命汝文勸講除中書舍
人言者謂汝文從蘇軾黃庭堅游不可當贊書之任出
知襄州移知濟州復知唐州以謝章自辨罷未幾起知
陳州召拜中書舍人外制典雅一時稱之命同修哲宗
國史遷給事中高麗使入貢詔班侍從之上汝文言春

秋之法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上
遂命如舊制內侍梁師成強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汝
文言於上師成諷宰相黜汝文出守宣州召為吏部侍
郎出知廬州徙密州密負海產鹽蔡京屢變鹽法盜販
者衆有司窮治黨與汝文曰祖宗法度獲私商不詰所
由欲靖民也今繫而虐之將為厲矣悉縱之密歲貢牛
黃汝文曰牛失黃輒死非所以惠農宜輸財市之則其
害不私於密上從之欽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改顯謨

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建炎改元上疏言陛下
即位赦書上供常數為後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
如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州乃二十
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如杭州歲起之額蓋
與越州等杭州去年以減十二萬匹獨越州尚如舊今
乞視戶等第減罷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
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
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

上將幸武昌汝文疏請幸荆南不從紹興元年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時秦檜相四方奏請填委未決吏緣為姦汝文語檜宜責都司程考吏牘稽遲者懲之汝文嘗受辭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入對乞治堂吏受賂者檜怒面劾汝文專擅右司諫方孟鄉因奏汝文與長官立異豈能共濟國事罷去以卒先是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為檜屈對案相詬至目檜為濁氣汝

文風度翹楚好古博雅精於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舉進士第改秩知涇州保定縣以种師道薦通判懷德軍契丹為金人所破舉燕雲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庶謂師道曰國家與遼人百年之好今坐視其敗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無乃基女直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入寇太宰李邦彥夜召庶問計庶曰宿將無如种師道且敵人畏服宜付以西兵使之入援邦彥以語蔡攸攸不然以庶為陝西運判

兼制置解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先命席益為
京西安撫使益求庶自副高宗即位除直龍圖閣鄜延
經畧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英殿修撰陞龍圖
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瓊既
遁歸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會宣諭
使謝亮入關庶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
而迫秋高必大舉盍仗節率兵舉義驅逐渡河徐圖恢
復亮不能從金人大入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

守金人先已乘兵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
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期進攻涇原統制曲端
雅不欲屬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知
端與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在坊州聞之夜趨鄜延以
過其衝金人詭道陷丹州州界鄜延之間庶乃自當延
安路時端盡統涇原勁兵庶屢督其進端訖不行遂陷
延安語在端傳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觀察使王
瓊亦將所部發興元庶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既無所

歸遂以軍付瓊而自將百騎馳至襄樂勞軍尚倚端為
助庶至端令每門減從騎之半比至帳下僅數騎端厲
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
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愛其身者端怒謀即軍中
誅庶而奪其兵乃夜走寧州見謝亮曰延安五路襟喉
今既失矣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亮曰
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為
之端沮而歸乃奪庶節制使印又拘縻其官屬會詔庶

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罷丁內艱時張浚自富平
敗歸始思庶及端之言可用乃並召之庶地近先至力
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為
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版授參議官浚念端與庶
必不相容端未至但復其官移恭州庶因謂浚曰端有
反心浚亦畏端得士始有殺端意矣語在端傳紹興五
年起復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籍興
洋諸邑及三泉縣強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

閱於縣月閱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於朝
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讒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
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得請
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闕上因燕見庶言陛下
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荊州左吳
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
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荆南
府湖北經畧安撫使又復直學士七年十月以兵部侍

郎召明年春入對上曰召卿之日張浚已去趙鼎未來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因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即日遷本部尚書閱月拜樞密副使議者乞遣重臣行邊遂命庶措置江淮邊防京湖宣撫使岳飛聞庶行邊遺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問庶壯

之庶還朝論金人變詐自渝海上之盟因及飛納節之
語當是時秦檜再相以和議為事金使烏陵思謀至詔
趣庶還庶力詆和議乞誅金使其言甚切金又遣蕭通
古來許割地還梓宮歸太后庶曰和議之事臣所不知
凡七疏乞免官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勾
龍如淵劾庶本趙鼎所薦欺君罔上庶罷歸至九江被
命奪職徙家居焉十三年御史胡汝明論庶譏訕朝政
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至貶所卒孝宗思庶言

追復其官謚敏節子六人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辛炳字如晦福州侯官縣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累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為直達綱舟入率侵盜沈舟而遁戶部受虛數人畏京莫敢言炳極疏其弊且以變法後兩歲所得之數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支益廣而入寢微乞下有司計度徽宗以問京京怒以炳為沮撓責監南劍州新豐場尋提舉洞霄宮起知袁州移無為軍靖康初召

為兵部員外郎高宗即位除左司員外郎辭未幾起直
龍圖閣知潭州明年張浚調兵潭州以炳懦怯不能罷
之尋以起居舍人召辭紹興二年復以侍御史召首言
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頹薄連疏三省所行乖失數十事
請諭大臣勿廢都堂公見之禮時福建八州添差至百
八十餘員炳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無益當罷從
之蘇湖地震下詔求言炳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
可為其言甚峻由是宰執呂頤浩居家待罪炳劾罷頤

浩知樞密院事張浚召赴行在炳論其敗事誤國浚坐落職除御史中丞時方遣使議和炳方言金人無信和議不可恃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未赴而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脩今其云亡貧無以葬賜銀帛賻其家贈通議大夫

論曰秦檜晚薦士以收人望然一時知名之士亦豈盡可籠絡者哉朱倬論事輒不合王綸代言辭合體要若尹穡王之望人品雖不同其附和議則一爾徐俯末與

趙鼎爭辨沮抑岳飛異哉沈與求止和親之議翟汝文
善料事而檜以為異已王庶論都荊州當時諸臣之慮
皆不及此考夫祈寬之事庶蓋忠義人也辛炳雅志清
脩又豈多見也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

謹案卷三百七十一第二頁後三行仲尼之道刊
本之道訛道之據監本改

第五頁後二行嘗與敏爭事刊本爭訛事今改

第十四頁後七行明日從康王還刊本日訛年據
監本改

卷三百七十二第七頁前一行陳康伯秉政刊本
康訛泰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